

中篇評彈

王 孝 和

上海市人民評彈工作團集體創作

左 紗 唐耿良執筆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戲曲小叢書

王孝和

〔中篇評彈〕

上海市人民評彈工作團集體創作

左絃 唐耿良執筆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号

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850×1168 稀 1/64 印張：1 24/32 字数：54,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077·576

定价(6)0.20元

前記

前年，領導上給我們上海市人民評彈工作團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我們能創作一些反映上海工人鬥爭的作品。在這以前，我們曾為王孝和烈士對敵鬥爭的英勇事迹所深深感動，原來也想寫，聽了這個建議之後，我們就着手收集並學習王孝和烈士的鬥爭史料，從事這個評彈腳本的創作了。

提到這個腳本，我們便會立刻想到：在收集材料期間，我們所接觸到的王孝和烈士的戰友們、難友們和家屬們。他們曾熱情地給過我們很大的幫助和支持。還有，作家柯藍同志也給了我們很多幫助。

提到這個腳本，我們也會想到：在1955年春節，這一節目在上海靜園書場（上海最大的一家書場）演出，連續客滿了三個月，聽眾達七萬五千人次，其中工人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很多從來沒有聽過評彈的人也來聽了這一節目。這在評彈演出史上是罕有的。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主要

是由于上海人民对王孝和烈士的敬慕，是王孝和烈士的英勇事迹真正吸引了这么多的听众。其次，便是由于参加說唱的藝人們的認真而生动的演出，因為他們本身也是敬愛着王孝和烈士的。這一切都使我們非常感动。

提到这个脚本，我們也會想到：當我們開始嘗試着用評彈形式來反映工人运动中的革命烈士及其斗争时的战战兢兢的心情。由於各方面的支持，我們的嘗試沒有失敗。它鼓勵着我們繼續去嘗試和習作表現這方面的題材的作品。

提到这个脚本，我們更不得不想到：這一腳本的許多缺点。產生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對王孝和烈士的性格、思想了解得還很不够，我們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也熟悉得不够，并且我們對評彈的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學習得不够。我們是有決心來改正這些缺点的，希望讀者們、聽眾們能够多多給我們指正。

王孝和

[中篇評彈]

楔子

〔表〕1948年离解放上海还有一年。上海这个大城市正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統治之下。作着垂死掙扎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前綫吃了敗仗，就在后方瘋狂殺人，实行其血腥統治。

今天——4月2日，早上，沿楊樹浦路开来兩輛紅色警备車，四輛吉普卡。嗚……一直开到上海电力公司楊樹浦發电厂門口，車子一停，汽車上跳下來一伙人，有的是武装軍警，有的是便衣警探。武装軍警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在厂門前戒嚴，便衣警探簇拥着兩個人，直往厂里面去。

那兩個人：一个是伪警察局長俞叔平，一个是伪社会局副局长特务头子趙班斧。原來昨天夜間，此地直流电机地軸里發現了粗鐵屑，警察局知道了，是來这里調查的。

到了直流电机旁边，俞叔平抓起一把粗铁屑来，就宣称：“这是共产党要破坏发电机，使发电厂爆炸，造成全上海黑暗，使几十万工人失业。厂里一定有共产党潜伏，要抓人！”这样，厂里的空气就顿时紧张起来！

到底直流电机里的铁屑是谁放的呢？是国民党特务自己放的。特务为什么要放呢？就是预备在厂里公开捉人，以达到他们“借人头，平工潮”的目的。反动派要“借人头”，为什么特别揀上了上海发电厂呢？因为“上电”是上海六大公用事業中最重要的一个單位，全市工厂用电都依靠它，而且上电工人斗争性强，組織嚴密，是上海工人运动中一个坚强的堡垒，也是楊樹浦区工厂中的一面旗帜。由于阵地重要，階級斗争也就特別尖銳。反动派要捉人，要捉谁呢？捉那些在工运中表現得最英勇、最坚强的，因此主要对象之一就是王孝和。王孝和是上电的一位青年工人，24歲，宁波人。他祖父是漁民，父親在輪船上当伙夫。家里一直很窮，但是王孝和的父母，却省吃儉用的積下了錢來送他去上学念書。王孝和从小讀書，非常用功，考試成績总是在前三名，也时常得到学校里的獎狀。在他念中学的时

候，为了要求不出学费，还常常替学校里做一点勤杂工作。

起初，王孝和上学的时候，只想把书读好，学会了英文，将来可以到洋行里去做事，赚了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但是现实生活渐渐地使他认识到，这种想法是办不到的。他在抗战初期亲眼看到一个中学生为了宣传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捉去打得遍体鳞伤。他认识到了：如果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退，自己就是要想安心读书也是办不到的。接着他的父母亲生了病，被轮船公司开除了。王孝和到公司里去和他们理论：“为啥工人生了病不但不给医药费，还要开除？”轮船公司的回答是：“此地规矩是这样的。”王孝和说：“为啥这样勿讲理？”回答是：“你要到讲理格地方去，你去好了，此地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向来是这个规矩。”于是，王孝和更认识到，这个社会很不合理，如果不把不合理的社会推翻，工人是没有可能过幸福的生活的。

后来，王孝和得到了党的教育和帮助，提高了觉悟，在1941年5月4日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以后，就更加积极地为学生运动做着各种工作。

他从学校畢業以后，因为家里窮，所以急需找一个职业。当时恰巧邮政局和上电都在招考。王孝和两个地方都去考了，而且两个地方都考取了。他父母的意思，要他进邮政局，因为那时候邮政局的工作叫“铁饭碗”，不容易失业。王孝和想：“我是党员，应该听组织的指示。”组织上根据工作的需要，决定他到上电去，王孝和就进了上电，在配电间做工。

王孝和进厂之后，由于他勿声勿响，待人诚恳、和气，肯帮助别人，很得到工人同志们的爱戴。直到抗战胜利，大家都以为从此工厂可以还给中国人了，谁知道日本鬼子走了，又来了美国鬼子，而且和日本鬼子一样地压迫我们中国工人。拿工资待遇来讲吧，英美籍职员的待遇是第一等，都是按美金算的；白俄职员是第二等，中国职员是第三等，中国工人是第四等，英美人拿了钱住洋房，坐汽车，还用不完，我们工人赚来的工钿连养家活口都不够。因此，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要求同职同薪，同工同酬。做同样的事体，拿同样的工钿。可是资本家那里肯答应，他们和国民党社会局一联系，就把工人們的代表抓了去。

工人兄弟們不肯就此屈服，就發動了一次九日八夜的大罢工，最后迫使反动派不得不接受了工人所提的条件，放出了工人代表。王孝和呢，就是在这样的运动中鍛煉得更加老練的。

到1947年秋天，上海發生了“富通事件”（上海一家專替進步团体印刷文件刊物的印刷所，突然被國民党反动派的軍隊包圍查封了），上電工会也被捉去了几十个人。被通緝的也有几十个人，上電民主工会被迫解散。工会的領導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了。反动派成立了黃色工会，一直到1948年1月工会改选。由于王孝和以前在工会里工作，随便什么瑣屑的事，都一声勿响，做得很好，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改选的时候，2800工人选举了王孝和当工会常务理事。从此，王孝和就脱离生產，專办工会工作。

起先，特务們是看不起王孝和的，認為他年紀輕，人老实，不大会說話，所以脅迫他參加國民党，被王孝和拒絕了。不多几天，接着發生了申新九厂慘案——申九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國民党匪帮竟以大批軍警，用坦克、装甲車、催泪彈、机关槍等

進行武裝鎮壓，殺害無辜工人五、六十人，抓去好几百。全上海工人，激于義憤，都起來支援申九。王孝和在一次工會會議上提出來，要發動募捐，支援申九工人。特務聽了反對，說：“勿許募捐，申九事體是共產黨搞出來的，啥人要募捐，啥人就是共產黨！”一頂大帽子，使大家一時無話可說。王孝和看大家不響，就站了起來：“我們工人勿曉得啥個黨勿黨，我們是講義氣的，上電九日八夜大罷工辰光，申九工人幫過我們忙，現在申九工人吃苦頭，我們應該去幫他們的忙。大家同意嗎？”工人們覺得王孝和真是說出了自己心裏的話，全體舉手，通過募捐。——反動派恨王孝和，恨得賽過眼睛里一只釘！

所以，布置鐵屑事件，主要也就是動王孝和的腦筋。

王孝和心裏是否有數呢？當然是有數的。他知道形勢已比較緊急，等俞叔平、趙班斧等人一走，他就設法通知支部里的同志們：看上去反動派要抓人了，要大家提高警惕。他自己等到一下班就馬上找領導請示去。

王孝和推了腳踏車從廠里出來——王孝和人生得很高大，身體很結實，相貌清秀端

正，上身着一件栗壳色灯芯绒拉鏈上裝，下身一条藍布工裝褲，脚上一双皮鞋。他出厂門上車，从楊樹浦路南面踏去。王孝和一面踏，一面回头看，后面可有特務釘梢。一看，沒有，于是他就飛快地向目的地踏去。

这已是傍晚时分，楊樹浦路一帶比較冷落，馬路上行人很少。忽然背后开过来一輛抓人的警备車，嗚……。王孝和連忙往边上一闪。这时候反动派到处乱抓人，乱殺人，警备車滿街飛，制造恐怖气氛，鎮压工人运动。

警备車开过以后，王孝和还在往前踏，忽然听得后面有一輛腳踏車在跟上来，吵……。王孝和想难道是特務釘梢，釘上了？再一想，不会这样巧吧，也許是同路的。但是后来一想：“不能麻痹大意，我是到老孙那里去，要是把老孙的地点泄露了，那就糟了。讓我來試試看。”他故意把車子踏得一忽兒快，一忽兒慢，后面的車子竟然也跟着一忽兒踏快，一忽兒踏慢。王孝和的車子轉彎，后面的車子也就跟着轉彎。王孝和曉得苗头不对，一个煞車，从車子上跳下來，俯下身子去，假裝車子脫鏈，裝鏈條。轉过头去对后面一看，只見后面那輛車也停在那里，一个把鴨舌帽戴到眉毛

上面的家伙，兩手握着龍頭，一脚踏地，在对他望着。很顯然，这是一个特務！

王孝和心想，今天被“尾巴”釘上了，老孙那里只好暫時不去了。就跳上車子，朝自己家里的方向踏過去。这时候王孝和对个人的危險，倒並不考慮，他所担心的是厂里出了鐵屑事件之后，領導上沒有联系上，群众沒有能發动起來，工作應該怎样开展还没有明确，这样厂里的斗争是会遭受損失的。那么，怎样才能用掉后面的那条尾巴呢？……

王孝和一路過來，看見一片理髮店，王孝和一直在那里剃头，所以和他們是認識的。他眉头一皺，計上心來，从脚踏車上跳下來，把車子推到理髮店門前鎖一鎖好，搔了搔头髮，好像想去剃一次头的样子，推着門進去了。

小特務一看，王孝和進去剃头了。他連忙从車子上下來，把車子在对面人行道上撐好，正好剃头店对面是一爿餛飩店，他想：“他進去剃头，我便在这里吃餛飩等他。”于是，他就在餛飩店里面對剃头店的一面坐定，喊了一碗餛飩，一面吃，一面兩只眼睛对王孝和的那輛脚踏車望着。他想只要那輛脚踏車在那

里，王孝和是終歸不會走掉的。

等他慢吞吞地把餛飩吃完，賬付掉，仍舊不見王孝和出來。他心想，王孝和剃頭，時間怎麼這樣長啊，怎麼還沒有剃好呢？後來想，到底還是吃餛飩的時間短，剃頭的時間長，可能這時候還在那裡洗頭、吹風呢，再等一歇吧。但是吃了碗餛飩儘管不走，老板要疑心的，怎麼辦呢？再來一客湯圓吧。剛巧喊好湯圓，只見對面理髮店裏跑出一個人來，在開王孝和腳踏車上的鎖，小特務要緊跑過去一看：不是王孝和！——王孝和人很高大，他却生得很矮小。再對他身上一看，他穿的是理髮師的衣服，只見他推了這輛腳踏車往店裏進去。小特務慌了，推开店門往里一看，一個剃頭的都沒有。他問那個推腳踏車的理髮師：“這輛腳踏車是那一個的？”

理髮師：“客人的。”

特務：“客人的車子為啥推進來？”

理髮師：“寄在此地的，他講回來得晚，就叫我把車子在店裏放一放。現在要打烊了，我替他把車子放好。”

特務：“客人呢？”

理髮師：“跑了。”

特 务：“到啥地方去了？”

理髮师：“我勿晓得。”

[表] 小特务想完蛋了，上了王孝和的当了，心里直叫冤。釘了半天梢，白辛苦。頂冤的是替王孝和看了半天脚踏車，要緊回去。

对面餛飩店里老板在喊：“先生，吃湯团！”

小特务想：那里还吃得下湯团，“空心湯团”都吃饱了，垂头丧气地推着脚踏車就跑了。

王孝和非常机警的出了理髮店后门，穿过几条馬路，走到老孙住的弄堂里，抬头一看，老孙窗口挂好一条毛巾，这是他們約定的暗号——就是人在家里。上楼到房門口。篤……(敲門)

老 孙：“進來！”

[表] 王孝和進去，帶上門，過來見老孙。

老孙是上电的老工人，40左右年紀，身軀很肥胖。由于他在上电工作过一个很長的时期，上电的一草一木，他都是非常熟悉的。前些日子反动派想追捕他，他就离开了工厂，但是上电的工作仍是由他領導着。

王孝和：老孙，今朝厂里出事体了！昨日夜里面流

电机地軸里發現了粗鐵屑，今朝早晨俞叔平、趙班斧都來調查過。俞叔平講這是共產黨要破壞發電機，使發電廠爆炸，造成全上海變為黑暗世界。說廠里有共產黨潛伏，要抓人，廠里空氣非常緊張。

老 孫：廠里出了鐵屑事件以後，群眾思想情況怎樣？

王孝和：懂机器的人都講：直流电机地軸里放鐵屑，根本不會使机器爆炸，頂多燒坏一部机器，況且廠里有三部直流电机，平时只用一部，兩部是备用的，就算燒坏一部，絕對不會影响全上海的用电，這明明是反動派咬人，裝樁頭，好捉人。

老 孫：對，這是反動派的陰謀。孝和，反動派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發動这样一个陰謀呢？因為反動派最近在各个戰場上，敗仗吃得一塌糊塗，前方吃敗仗，後方經濟繼續崩潰。上海從今年2月份起接二連三地學生運動啦，舞女打社會局啦，“申九慘案”啦，一連串的運動使反動派坐立不安，於是反動派成立了所謂“特種刑事法庭”，就是預備公開打击工人運動。廠里製造的鐵屑事件，敵人有可能就有兩個

意圖：一个是打击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讓工人們誤以為是共產党要大家沒有飯吃，好离間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第二就是要想借口公开抓人，达到他們“借人头，平工潮”的目的。

王孝和：那么，老孙，我們應該怎样來和敌人進行斗争呢？

老 孙：立刻在群众中展开宣傳，揭發敌人陰謀，讓大家不相信他們的造謠誣蔑。……不过，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我們在厂里的地下斗争是進入了一个新的階段了，在这样的时候工作，將会更艰苦，更危險。在这样的时候工作，也就要求我們要有更坚强的意志和更高的警惕。

王孝和：只要工作需要，我愿意坚持下去，完成党給我的一切任务。現在解放戰場上，那一天沒有同志在流血、牺牲，全國各處又那一天沒有同志頑強地在危險和艰难里战斗着呢？

老 孙：孝和，你愿意坚持下去，很好。上电的陣地很重要，因此就需要我們坚持下去。不过坚持下去，也并不是盲目冒險，我們还得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就是非忍受

什么牺牲不可的話，也要使牺牲減少到最低限度，并且要用我們的牺牲狠狠打击敌人。在今后的工作中，你要緊緊依靠群众，只有和群众在一起，我們才有力量；和群众在一起，我們將比較安全。孝和，你回到厂里的任务是：團結群众，進行宣傳，揭發敌人陰謀，領導群众保护工厂，迎接解放。

王孝和：好，我一定完成領導上交給我的任务。

老 孙：好吧！（表）老孙立起來，用他又粗又大的手，緊緊地和王孝和握了一下。

〔表〕王孝和从老孙家里出來，心想：“敌人就要完蛋了，天就要亮了，不过在勝利到來之前的斗争，会更加尖銳，更加艰苦，更加緊張復雜的。上电現在已經撤退了一批人，我必須坚持下去，利用工会常务理事的合法地位，領導群众，和敌人斗争。

王孝和就在这形势嚴重的时候，挺起身來，挑起重担，迎接即將來到的大風暴！那里知道陰險毒辣的反动派，收買了一个工賊走狗，陷害王孝和，誣告王孝和指使破坏發电机后，于是就要來捉王孝和，王孝和到伪警备大隊后要坚决斗争。請听下档。